随笔

谁让你变得坚强勇敢

许 锋

人的一生,从来不会平坦。像一条羊肠小道,决不会一马平川。

在这条羊肠小道上,人会摔跤、跌倒,一身尘土、灰头灰脸,甚至头破血流、惨不忍睹,甚至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

除去人自己一曝十寒、自暴自弃的因素,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有人"害"你。这里的害不是谋你性命、夺你身家,不是。那是人生的悲剧,而悲剧的结局,更多时是不可更改的,除非如来转世。

那么,不妨想一想,有谁害过你?

不妨认真想一想,有谁害过你。

想不起来,或者记忆模糊。或者想起来了,竟然没有了仇恨和怨气。或者记忆深刻,但蓦然回首,竟觉得要感谢他。

是的,不是我崇高与伟大,是人性深处感恩总比忌恨多,哪怕一点点;喜悦总比哀伤多,哪怕一点点;善良总比凶恶多,哪怕一点点。而所有人生的差别,就在那么一点点。

你在人生之路上,摔过跤,你就知道伤痛,也懂得走路不但要看着前方,也要看着脚下;你跌倒了,孤立无援,你就知道你得自己爬起来,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一身尘土、灰头灰脸,你就知道自己有时也很狼狈、也很可笑;你头破血流惨不忍睹,你就知道原来生活中充满凶险、残酷,而非你想象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你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你就知道自暴自弃是多么可怕,家人反目、众叛亲离的结果是莫大的哀伤和孤独。

问题是,导致你摔跤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挖了陷阱;导致你跌倒的原因可能是有人设了羁绊;导致你一身尘土、灰头灰脸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放了烟幕弹;导致你头破血流、惨不忍睹的原因可能是有人阴谋得逞;导致你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的原因可能是遭人暗算。——你曾经恨之入骨,发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甚至如古书所言"吃尔肉,喝尔血,方解心头之气"。

但是,走过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时间,回首望去,起初的那些恨,不是恨了;起初的那些怨,不是怨了;起初那些你恨的人你怨的人,想不起来了。或者想起来了,莞尔一笑,尽付谈笑中。

对,这就是人性。善多于恶,喜多于悲,乐多于恼,情多于恨,笑多于哀。当然,这需要时间。时间是构成人生的最重要因素,没有时间,就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哪里来的人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到底谁害过你?或者不该这样问,应该问,到底谁让你变得坚强、勇敢、自尊、大度、包容、仁爱。是自己吗?不是。人生初始是一页白纸,哪怕一点雨痕都没有。而且很轻,在风中飘摇。人生要在驻足、等待、出发、颠簸、流离、辗转、埋没、破茧、勇进、退隐、安详中走过,这些片段或场景或阅历,都不是独角戏,都不是个人演唱会,都不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陪衬的,有反串的,有走台的,有唱对台戏的,有文戏突变武戏的,有群雄争霸的,有拿你当肩膀踩的,有把你当猴耍的,有坐山观虎斗的,有放冷枪暗箭的。太多了。都是生活。朴实得掉渣。

你是演员时,别人是观众。你是观众时,别人是演员。能够同台演一出戏,在茫茫人海中,其实,是一种缘分。没了这种缘分,人哭着来到世上,孤独地走过一生,又孤寂地走了——多么乏味!

所以,从现在,试着以包容或感恩的心态,回望伤害过的人,你并不一定还恨得咬牙切齿,反而,你竟然就笑了。

夕阳(水彩画) 王大可

商都钟鼓

"泛性论"不是灵丹妙药

陈鲁民

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是一个言必称性的心理学家,这位著名的奥地利精神病医师以惊世骇俗的"泛性论"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有其合理可取的成分,但他过分强调人的性本能作用,把它视为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从而错误地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性欲的冲动,性欲是决定人的命运乃至社会发展的恒力。这就太荒谬、太离谱了,怪不得他的"泛性论"每况愈下,已经基本上被抛弃。

可是,想不到,西方不亮东方亮,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虽然在欧美已成穷途末路,但在咱们这里,特别在某些影视编剧那里却大放异彩,空前活跃。性,不仅成了影视剧中用来丰富故事情节的灵丹妙药,也成了解释所有历史现象的总开关。在几年前拍的电影《西楚霸王》里,刘邦与项羽打得狼烟四起,原来是为了争一个吕后。在最近刚播出的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里,你死我活与国家兴亡,原因竟在于文人皇帝李煜与马上皇帝赵匡胤的情场争霸。在电视剧《辛追传奇》里,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辛追夫人,则与韩信、刘邦爱得死去活来,"三角恋"闹得轰轰烈烈,并生下了汉文帝,刘邦要杀韩信,竟然是争风吃醋的结果。当这些荒唐情节受到观众批评后,编剧们还表示,剧本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在对大量的史料进行考证后,进行的"合理化猜想"。

倘若按照这个"泛性论"的思路,影视剧就好写了,所有矛盾纠纷,所有高潮冲突,都可以往性那个地方引,都可以用性来解释,既能吸引人的眼球,又能给编剧"合理化猜想"的空间,还能写出别有"新意"。吴越之争,当然是为争西施引起的,怪不得灭吴后,越王老婆赶紧把西施沉江,说"此乃不祥之物"。秦桧与岳飞前世无仇,今世无冤,却千方百计一定要杀岳飞,根本不是战与和的矛盾,其实,主要是在争一个美女,当然不是王氏,这样写来,肯定"好看"。朱棣叔侄大战,表面上看似在争江山,抢龙椅,实际上也是为了一个王妃而大打出手,不爱江山爱美人嘛,古今皆有。正在开拍的电影《赤壁大战》,更可以围绕大乔、小乔两个美女大做文章,曹操八十万大军兵临长江,没别的目的,就是为了"铜雀春深锁二乔",周瑜与孔明闹别扭,"既生瑜,何生亮",你道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争一个小乔姑娘吗?

总之,大凡帝王将相,都是热衷三角恋的;天下英雄豪杰,是非成败,皆由女色而起;美女祸水,都是要亡国亡民的;冲冠一怒,都是为红颜的;事无巨细,都是由性引起的。我们的一些编剧就是这样进行大胆的"合理化猜想",就是这样把历史人物一个个都打扮成多情种子的,就是这样把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运用纯熟,并发挥到极致的。

影视剧中"泛性论"的泛滥成灾,除了说明了我们一些编剧的庸俗、低能、懒惰与媚俗,低估了观众的审美情趣,也说明了时下文化市场的整体水平偏低,形而下的东西总能大行其市,无聊荒诞的作品总有人在不断炮制。似乎不管什么影视剧,只要能拍出来,就是成功,不问质量如何,只要能卖出去,就是胜利,甭管社会效益怎样。可以肯定,如果老是像这样低水平的徘徊,低层次地运作,低趣味地追求,我们的影视剧就永远难出精品佳作,永远达不到先进文化的要求。

"泛性论"不是灵丹妙药,有出息、有作为的影视编剧,请远离"泛性论"。

郑邑旧事

镇压汉奸贺金炳

阎宝峰

贺金炳,巩义市西村镇车元村人,国民党保长,人称"老天爷"。他欺男霸女,该村村民娶媳妇、嫁闺女,只要被他看上的,第一晚上他必去"配房",若有违抗,不是被抓去当壮丁,就是罗织罪名,使其大祸临身。村中妇女,若被贺金炳看中,不论昼夜,奔其家中,行奸不羁,车元村有一村妇,艳丽娟秀,光彩照人。贺金炳伙同他人,持枪入宅,强行糟蹋。

1945年1月5日,贺金炳等人经过谋划,勾结盘踞在孝义镇的日伪,炮轰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南山阵地。伙同"新兴会"汉奸头子陈进财带领日伪占领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军事要地张嘴寨。

1945年3月的一天上午,徐自强率领八路军巩县(今巩义市,下同)抗日独立团一部在西村镇张沟村的火石嘴一带活动。贺金炳受日寇派遣,前往火石嘴,引诱该部下山,企图一举歼灭,幸被徐自强识破,阴谋才未得逞。

根据贺金炳的罪状和抗日民众的强烈要求,八路军巩县抗日民主政府第四区政府决定将其逮捕。1945年4月在车元村召开公审大会。村民争先上台控诉贺金炳的滔天罪行。区长吴醒甫宣读巩县抗日民主政府布告,判处贺金炳死刑,就地处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时还将其他两名恶霸抓起来陪审。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博古斋

"难得糊涂"的由来

夏 吟

郑板桥"难得糊涂"的条幅,字迹潇洒,其内涵令人思索。有人将其拓片悬于家中自警,也有人将其徽章别于胸前明志。江苏兴化郑板桥纪念馆有"难得糊涂"的砖刻,现已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据说,"难得糊涂"这几个字写于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县令时,在莱州的云峰山写的,当年他56岁。那一年,郑板桥到县西北云峰山观赏碑刻,天色已晚,只好投宿乡民。主人系一儒雅老翁,谈吐不凡,自命"糊涂老人"。其室中陈设最突出的是一方桌面般大小的砚台。"糊涂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镌于砚背。板桥想老人必有来历,便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盖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章。板桥题字后说,老先生应当写一段跋语。老人提笔在板桥题的字后面写了"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盖了一方"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的印章。板桥看后大惊,方知老人家是一位退隐的官员。细谈之下,知道了原委,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当下见方砚尚有空隙,便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老人见后抚掌大笑,一位是饱经沧桑的县令,一位是曾有显赫功名的退隐官员,两人在此遇到了知音。"难得糊涂"是他们怀着经历一生沧桑的感悟,在这大砚上进行了心灵碰撞后的精湛合作。

这就是"难得糊涂"的来历。当然,每个人对这几个字都有各自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理解这"难得糊涂"二字绝非那种糊里糊涂的"糊涂",而是另有深意。

散文

菜市场

茹喜斌

平日里不大出城,自然难见那春绿夏红或是秋野金黄的田园风光了。但因了这菜市场近在眼前,又使我领略了四季轮回的香色韵味。一把春韭,能叫我看到春天早晨的露珠儿,能叫我想到河边地头儿那柳梢上青青的芽尖儿;几只紫红的萝卜呢,又使我明白那火热的夏天真的就要来了,继而呢,就想到那蛙鸣、蝉声,或是荷花、蜻蜓了。菜市场,把田野的画儿都搬来了,把田野的歌谣都带来了,水灵青气也新鲜支棱,让人喜欢也叫人爱见。

天天儿都要买菜,自然就和一些卖菜的熟了起来。像那个满脸沟坎儿的老张头儿,十来年前都开始卖菜了,只不过那时他拉车挑担,如今是坐摊儿经营。他的秤总是翘着尾巴,临走时还给你添几棵小葱蒜苗啥的。他是自产自销,所以呢就便宜许多,还一掐一股子清水儿,那芹菜、豆角、黄瓜,总是一咬一串带响的脆。再如那个常和妻子姐妹相称的"豆腐西施",刀法特准,要一斤保准分毫不差,连秤都不带用的,刀起刀落,整钱找零,微笑道别,镜头似的画面里满是些朴实亲切……菜市场里走走,心里就有了一股子田野的气息,不由得让人的心里都朴实起来,让人的目光都鲜嫩起来。

认识一对儿夫妻,二十七八的样子,丈夫是一家倒闭企业的工人,妻子在街道小厂上班。丈夫前年开始练摊儿,妻子中午傍晚帮忙。他们开始没有正经的摊位,就在菜市场旁边设点,起初还有些害羞,后来就扯喉咙吆喝了。我第一次买了他二斤冬瓜,第二次买了他一斤青菜,天长日久就拉起话来,他说我这人随和,我说他这人实在,互相恭维一番,就有了嘻嘻哈哈的笑声。他妻子长得小巧玲珑,俩眼珠儿都会说话儿。但他们的经验不足,竟有卖菜忘了收钱的时候,竟有找零给多了的时候。想起了呢,男的就说:"看我笨哩。"女的就乜他一眼,却是又柔又亮的眼神儿,却是又爱又疼的眼神儿。后来他们就有了摊位儿,再后来妻子不来了。问他,只笑不语。昨天我去买菜,见他妻子抱个孩子,一问才知道是他刚刚仨月的女儿,粉嘟嘟一个花骨朵,胖乎乎一截大白藕,一下子就使这个菜摊儿鲜亮生动起来了。买菜的卖菜的都说这闺女像她妈一样好看。于是,夫妻俩那眉里眼里呢,就满是些幸福的颜色了。

我买了他一把空心菜,几个西红柿,几截莲藕。称菜时他还老瞅着女儿笑,妻子呢,一脸初为人母的甜蜜。我很敬佩这对夫妻,他们没有被生活的艰辛吓倒,他们就凭了一双手,凭了风里雨里的辛苦,不仅有了温饱的生活,还养了个漂亮的女儿,让人有些说不出的苦涩和悲壮。他说就要回厂里上班了,市里给他们厂找到了合资的外商。他说他怪留恋这个菜市场的,又说有了这段日子,今后啥也不会怕了。

走出菜市场,我想了很多。这里的人,哪个不是凭了一颗汗珠摔八瓣儿的辛苦过日子的啊。那拉架子车的,蹬三轮的,挑担子的,每日清早老早就从十里八乡赶来了,他们带来了田野的雾水露珠儿,带来了田野的青绿鲜红,带来了田野的风情画图。当然也带来了那股子奔日月的心劲儿和决不怨天尤人的执著。仔细想想,我们这些市里人是不是少了这些心劲儿,也少了这些精神呢?

五月(水彩画) 崔基程

女记者属于北京那个既令人气馁又令人艳羡的城市,女记者只是这座城市江涛生活圈子里许多年轻美貌而又有知识和地位的女人中的一个。江涛今天这么容易就迷上了她,明天遇上更好的女人,他一准会迷得厉害!

她要找到江涛,用一走了之来最后检验一下他对自己是否还有感情。

她带着一种决然的表情走出了帐篷。一直向前走去,在二号岩洞外站住了……她的真实感又恢复了。她不能走进岩洞,她想单独在洞外与江涛告别!

一个人脚步匆匆地从洞口走出。

"二柱,请你进去喊一下江团长,就说我有事要见他!"

刘二柱什么也没说,就走回洞里去了。

好像过了很久,洞口才走出了一个人。

不是江涛。是A团参谋长尹国才。

"尹参谋长——"她叫了一声。

"张医生,"尹国才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这轻松是做给我看的,她想——"团长说他现在没空儿。他问您找他有什么事!"

江涛不愿见她了!

"我想离开这儿,"她开口说,注意着坚决不让自己的话音打战,"明天要打仗了,我想今晚就回我原来所在的师第三前沿包扎所!"

眼下心慌的是尹国才了。

"您怎么能走呢?……我们这儿也需要医生,"他有些语无伦次了,"我跟团长说一声,看他是什么意思!"

尹国才第二次从洞口闪身出来。

"张医生,"尹国才轻轻咳嗽一声,"……我把你的想法给团长讲了,他说他尊重你的意愿。"他迅速地朝她脸上望了一眼,话又说得活泛了。"张医生,我和团长当然希望你能留下来,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走,就把走的时间告诉我,我派车去送您!"

"我……我现在就走!"张莉没给自己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

"那好,您先回去收拾一下,我这就给你去叫车!"尹国才说,看得出他很想尽快结束掉这件事。

张莉没有再说一句话,便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帐篷。她掏出钢笔,下意识地在公文纸上画起来。"我这是在写遗书吗?"脑海里倏地冒出了一个念头。"是的,战争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打响,我可能死在战场上,走前我应该给江涛留下一封信……我要告诉他我爱他,如果为了这爱情需要我死,我也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真想和你结婚啊,"她继续顺着自己的思绪写下去,"哪怕过上一天名副其实的夫妻生活也好。我不想只做你的情人。"烛火这时熄灭。帐篷里马上一片黑暗,她的心境也在这一刹那间改变了。"不,把这封信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这最后的意念让她改变了主意,将信装进军上衣口袋,走出帐篷。

四

江涛是在下面一种情形下随口答应张莉的请求的:他接了师长的一个询问情况的电话,便陆续接到了已到达预定攻击出发地域的各分队指挥员的报告。他刚刚要面对巨型军用地图思考一番,尹国才便走进来,轻声说:

"团长,张医生要见你!"

江涛的思路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方才他嘱咐过参谋长,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张莉当然也不能例外!

"不见!"他干脆地说。

尹国才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了,看他一眼,更加小心地说:

"团长,这件事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张医生要回师医院第三包扎所!"

一个对原来的作战方案进行局部修改的新方案正在江涛头脑里初现雏形。江涛恼火地问:

"为什么?"

尹国才不回答,神情却似在说:团长,你心里明白!

江涛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但一个来自心底的声音本能地提醒着他:让她走好了!

"行,让她走吧!"他随口答复了参谋长,转过身去,目光盯着洞壁的作战地图,又集中精力思考起那个未臻成熟的修改方案来。

由于今夜A团各分队占据的攻击出发地域距离骑盘岭三座敌高地仍有一千到三千米之遥,即便炮击开始时就让工兵在雷区中开辟冲击通路,步兵随后展开冲击,接近高地时我方炮击肯定也结束了,接下来冲击部队就可能被迫转入强攻。今天早上他对军长夸下了速战速决的海口,但具体想到一场强攻式的战斗,他又有些心虚了。

14

连 载

当然在这3分钟时间内,要带着一种自信告诉顾客我为了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尽可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想说的话。带着自信,言简意赅地说明比什么都有说服力,所以一定会成功。

⑦ 基本意识是必备条件

市场越大,基本意识就越重要。

最近流行"到这种程度还谈什么意识"这样一句话,这表明现在社会基本礼节已遭到严重破坏。那么基本礼节是什么呢?第一次见面时的问候、进屋敲门的习惯、告别时的寒暄、与人对话时关闭手机或其他通信设施等,涵盖方方面面的细节。就我而言,也有基本意识的原则,通过下面的测试看看我的基本意识到底是什么程度。

约定后是否进行过三次电话确认

无论是顾客,还是朋友,甚至最亲密的朋友在第一次电话约定后,有必要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天打电话进行确认,然后在约定当天的前一两个小时再打电话进行确认。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急事、迟到、忘记约定等各种意外事情,彼此也不会伤感情。

对话时手机是否处于振动状态

如果在和顾客对话时来了一个特别急的电话,那么你要说"我去一下卫生间"或者"对不起",然后去接听电话。为了不影响别的顾客打来的电话,手机最好处于振动状态,除紧急情况之外,一般不要接电话。反过来,如果顾客来了电话而顾客本人却全然不知,这时提醒顾客"您接电话吧,好像有电话来"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次见面时自我介绍是否得当

我认识的一个人去某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进经理办公室时忘记了敲门,结果整个问卷调查泡了汤。第一次见面,名片要充足,自我介绍要简单,连卫生间也要敲门进去,这样的礼节是必须的。

⑧ 售后服务要切实

就保险行业来说,合约很重要,但售后服务更重要。签订保险合同后,不要忘记对合同的确认及说明,还有今后的服务项目。另外,为顾客提供必要的信息也是分内之事。无论什么工作,售后服务一定要做到细致周到。

一次售后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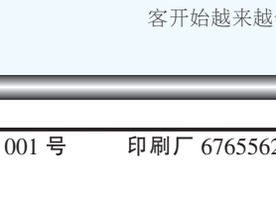
就我而言,一定要和顾客直接见面签订保险合同。作为售后服务的一环,则经常通过邮件保持联系,每到缴纳保费时间就和顾客直接见面,一边吃饭,一边为顾客送去喜欢的礼物。特别是作为保险行业或者与营销相关的工作,详细整理顾客服务条款和合同条款相关内容提供给顾客,是售后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尽一切可能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售后服务。

二次售后服务

有一次,有一场顾客想看的演出,我答应给这位顾客解决门票,但由于不到三天门票就全部售罄,所以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给他解决了其他演出的门票。这个方法在前面不要对顾客进行一次性待客的原则中也曾提到过,售后服务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更上一层楼。后来,在第二次演出时我终于给他弄到了演出门票,为此顾客非常感动,连声谢谢说:"都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还没有忘记,真是太谢谢了,多亏参加了这个商品。"

售后服务是感动顾客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三次售后服务



无论是签约,还是销售商品,首先要确认顾客对现有商品是否满意。事实上,这一过程就是向顾客介绍目前市场的变化情况和新增加的商品服务项目的过程。这种做法将会促进下一个签约的成功或者进一步提高对已售商品的信任感。

⑨ 顾客的钱是机密

在一些生意人当中,不乏用顾客的钱来进行投资的人,不过这些生意大都会很快破产。一般来说,把营销作为主业的营销员或者跑现场的业务员手里都会握着一部分顾客的钱,如果将这些钱据为己用,会慢慢变成习惯,进而引来祸根。在一些电视或报纸经常会看到因挪用顾客的钱炒股或者购物,最后成为阶下囚的新闻报道。顾客把钱交给营销人员,当然也会很容易怀疑营销人员。对此,作为营销人员不应该感到不高兴或者委屈。让顾客不仅对商品满意,还对我这个人放心,这就是我的营销方法,特别是随着大额保单的增多,我会主动劝导顾客直接向公司汇付。一亿韩元也好,百万韩元也罢,从来没有对顾客的钱动过什么歪念头。顾客虽然和我签约,但交易却直接与公司发生。这样,顾客开始越来越信任我了。

14